





第四三四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歷代名臣奏議（二）

明 楊士奇等奉敕編……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十六

詳校官檢討_臣朱休晃

編修_臣袁謙慶助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陸湘

膳錄監生_臣李廷讓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十六

治道

明
楊士奇等 撰

宋神宗熙寧二年司馬光上體要疏曰臣准御史臺牒
伏奉四月二十日詔敕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耻休戚
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
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爲其責不在己夫豈賢習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十六

見成俗以爲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後發者也
今百度隳弛風俗偷惰薄惡戾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
助朕憂惕以勑制政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
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
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導之而弗言爾爲不
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
驚下之材自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
德厚殞身喪元不足爲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

膽以效其區區之忠況聖意采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已不為陛下別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邪臣聞為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為政有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網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網紀四方又云愷悌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網紀其內設方伯州長卒正連帥屬長以網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為政之體也何為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要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

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慎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為多所察之事不為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閒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自踐阼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為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

御上下有敘此所謂紀綱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頽者也而陛下方用為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四

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為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掩實偽不能亂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

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為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為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群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為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為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為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常好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五

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奸險之人則是非為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為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十六

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已出則媚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

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謂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為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達邇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整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為姦惡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為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按之若按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刑不才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刑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為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奸不能惑佞不能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十六

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取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為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為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為不賢則險設私謁無不為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為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為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為

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鄉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奸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面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己邪陛下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未得其要

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固所以決是非行賞罰也若人君復不肯決當使從誰決之乎夫人人心不同有如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為賢或以為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捨之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十

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此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得于道哀哉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通言是聽維通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大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

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群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高勝者以巧文相攻辨口相擠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九域非嘉事也夫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十一

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殖則枝葉必茂故也安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為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為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勅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

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幾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一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為一事為二事謀為所因不為所因此苛察纖縵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宣明君賢相所當留意邪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主

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奸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邪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獨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為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

三年翰林學士范鎮上奏曰臣請致仕已四上章歷日彌旬未聞報可緣臣所懷有可去者二不敢不陳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可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可去負

二可去重之以多病早衰其可以已乎今人有言獻忠與獻佞孰是必曰獻忠是納諫與拒諫孰是必曰納諫是蘇軾孔文仲可謂獻忠矣陛下拒而不納必有獻佞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也若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是壞人倫逆天理者而欲以為御史御史臺為之罷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求罷李大臨罷蘇頌諫院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妄以興造邊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倚撫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主

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以彼事理觀此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陛下聰明之主其可以逃聖鑒乎惟審思而熟計之朝廷所恃者賞罰而賞罰如此如天下何如宗廟社稷何至於言青苗則曰有教矣夫所謂見教者豈非歲得緡錢數十百萬乎數十百萬者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民出之而不已則數歲之後將如之何民猶魚也財猶水也水深則魚活財裕則民有生意養民而盡其

財臂猶養魚而欲竭其水也今之官但能多散青苗急其期會者則有自知縣擢為轉運判官擢為提點刑獄急進僥倖之人豈復顧陛下百姓乎但知趨賞爾臣恐陛下百姓相濡於涸轍中矣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職獻替此時而無一言則負陛下多矣臣知言入必觸大臣怒則罪在不測雖然臣嘗以忠事仁皇帝仁皇帝不賜之死才聽解言職而已以禮事英皇帝英皇帝不加之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十六

五

罪才令補畿郡而已不以所事二帝之心而事陛下是臣自棄於世也臣為此章欲上而中止者數矣既而自謂曰今而後歸伏田間雖有忠言嘉謀不得復聞朝廷矣所以上之決然不疑惟陛下裁赦

直史館判官誥院蘇軾擬進士對御試策曰臣切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德廣大中外歡悅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為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

又率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係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詞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十六

五

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詞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載所聞見將以推廣於聖言庶有補於一二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策曰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

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
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觀陛下先人之言已實其
衷邪正之黨已二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臯
陶益稷為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疎遠愚陋者乎此
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
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
事得其序臣以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為顛倒失序
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十六

上

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
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
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
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
守令之法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
邊鄙大應不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
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
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可謂萬事失其序

矣然此猶其小者若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
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
而已昔邴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
不和咎在臣等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
堂忿爭相抵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
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
矣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
無不服陛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十六

上

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
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
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
罰之威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
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
則成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
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

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六

其巧辨以解荅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墮傷則終身徒行何者謹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謹重則屢作屢成不唯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唯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

淺也哉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謹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乃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歷以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不敢復言之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九

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率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智勇此萬世一時也羣臣不能濟之以謹重養之以淳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

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曾何足以累陛下
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為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
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為之而況於陛
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
致刑何施而可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免首
飾業可以行禮埽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
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
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十六

平

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
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
父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
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息衆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
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東漢黨錮之法
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
交攻必甚於今日矣欲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
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而欲致刑此又羣臣誤

陛下也臣知其說是出於荀卿荀卿好為異論至以人
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為書稱唐
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辨
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三百豈可謂周
治而禹亂邪秦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
邪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大治使一日未安陛下將變
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不叛耶徒聞其語而懼
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悞陛下至如此宥過無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十六

主

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
之隆而周之盛矣所以誅群飲者以為其意非獨群飲
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
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
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
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道必有本末所
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
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

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唯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也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藏則其治疾也有剖胃決脾洗濯肺腑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陀之方其異於操刀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闡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

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悞社稷歟華陀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言之臣以為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因其時而不可知其所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於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

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
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
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陛下所謂賢明忠
智者豈非意在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
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
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
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
之業者似不如此詩云百人之聚未有不攻而破況天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十六

五

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云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忠盡惟
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四年軾又上書曰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
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橐私室以待斧鉞之誅
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
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
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

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
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
智出天下而聽於愚者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
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
強兵而伐戎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
棄肝膽盡力所致不知其他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
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
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
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
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
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夫人莫不有
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
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書曰予臨兆民懷乎
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民
散則為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
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十六

五